



魯彥散文集

■開明文學新刊■

# 魯彥散文集

王魯彥著

魯彥散文集

民國三十六年六月  
初版  
民國三十八年一月  
再版

每冊定價・〇七〇

著者 王魯彥

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 
開明書店

代表人 范洗人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 \* 不准翻印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八二七一號

(90 P.) W

彩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狗·····     | 一  |
| 秋雨的訴苦····· | 一二 |
| 燈·····     | 一四 |
| 微小的生物····· | 一七 |
| 雪·····     | 二二 |
| 父親的玳瑁····· | 二八 |
| 寂寞·····    | 三九 |
| 孩子的馬車····· | 四一 |
| 戰場·····    | 五〇 |
| 旅人的心·····  | 五三 |
| 清明·····    | 六二 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楊梅     | 七〇  |
| 釣魚     | 七六  |
| 我們的學校  | 九一  |
| 聽潮的故事  | 一〇四 |
| 驢子和騾子  | 一一六 |
| 雷      | 一二九 |
| 四歲     | 一三六 |
| 我們的太平洋 | 一四一 |
| 開門炮    | 一四八 |
| 新的枝葉   | 一五五 |
| 廈門印象   | 一五七 |
| 〔後記〕   | 一七四 |

## 狗

「我們的學校明天放假，愛羅先珂君請你明晨八時到他那裏，一同往西山去玩。」一位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來告訴我說。

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」我喜歡得跳了起來，兩隻手如鼓槌似的亂敲着桌子。

同房的兩位朋友見我那種樣子，哈哈的大笑了。

住在北京城裏，只是整天的吃灰吃沙，縱使有鮮花一般的靈魂的人也得憔悴了。到馬路上去，不用說；大風起時，院子內一畚箕一畚箕掃不盡的黃沙也不算希奇；可是沒有什麼風時關着門，房內桌上的灰也會漸漸的厚起來，這又怎麼說呢？

北京城裏有幾條河，都如溝一樣的大，而且臭不堪聞。有幾個池多關在皇宮裏，我不知他們爲什麼叫那些池爲「海」，或許想聊以自慰罷。所謂後海，現在已種了東西。北京城裏也有幾個小山，但是都被鎖在皇宮裏。

這樣苦惱的地方，竟將我飄流的人流了四五年。我若是不曾見過江南的風景倒也罷了，卻偏偏又是生長在江南。

許多朋友都羨慕我，說我在北京讀了這許久書，卻不知道我肚裏吃飽了灰。

西山離城三十餘里，是一座有名的山，到過北京的人，大概都要去遊幾次。只有我這倒霉的人，一聽人家談起西山就紅了臉。

來去的用費原化不了多少，然而「錢」大哥不聽我的命令，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

撲滿雖曾買過幾次，但總不出半月就碎了。

從高櫃子上換得的幾千錢，也屢屢不能在衣袋中過夜。

不幸，住在北京四五年，竟不曾去過一次。這次愛羅先珂君邀我一道去遊這裏的名山，我還不喜歡嗎？

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後，我就急忙預備我的東西。從洗衣作裏取回了一身襯衣，從抽斗角裏找出了一本久已棄置的抄寫簿，削尖了一隻短短的鉛筆，從朋友處借來

了一隻金黃色的熱水瓶。

晚飯只吃了一碗，因為我希望黑夜早點上來。

約莫八點鐘，我就不耐煩的躺在牀上等候睡神了。

「時間」是我們少年人的仇敵。越望牠慢一點來，好讓我們少長一根鬚髭，牠卻越來得迅速，比閃電還迅速；越希望牠快一點來，好讓我們早接一個甜蜜的吻，牠卻越來越遲緩，比駱駝還遲緩。

「天亮了嗎？天亮了嗎？」我時時睡眼朦朧的問，然而仔細一看，只是窗外的星和掛在牆上的熱水瓶的光。

「亮了！亮了！……」窗外的雀兒叫了起來。我穿了衣，下了牀，東方纔發白，不敢驚動同房的朋友，只輕輕的開了門走到院中。

天空淺灰色，西北角上浮着幾顆失光的星。隔牆的柳條兒靜靜的飄蕩着，一切都還在甜睡中，只有三五隻小雀兒唱着悅耳的晨歌，打破了沈寂。我靜靜的站着，吸着新鮮的空氣，腦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，渾身沐在歡樂之中了。天空漸漸變成淡白的——白的——淺紅的——紅的——玫瑰色的顏色。雀兒的歌聲漸漸高了起來，各處都和奏着。

巷外的車聲和腳步聲漸漸繁雜起來。一忽兒，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線金色的曙光，和奏中加入了鶯兒的清脆的歌聲。巷內的人家都砰訥的開了門，我的旅館的茶房也咳嗽着開了大門。

我回到房中，那兩位朋友還呼呼的酣睡着。開了窗子，在桌旁坐下，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，我暗暗的想道：

「西山也有如夢一般的甜蜜嗎？」

一會兒，茶房送了臉水來。我洗過臉，掛上熱水瓶，帶了簿子和鉛筆要走了。回過頭去一看，那兩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，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，我對他們低低的吟道：

「靜靜的睡着罷，親愛的朋友們。夢中如有可愛的人兒，就不必回來了。」

太陽已將世界照得燦爛，微風搖曳着地上的柳影，我慢慢兒的踏了過去。

在路旁的小店裏，我買了幾個燒餅，一面咬着，一面含糊的唱着歌，仰着頭呆看那天上的彩雲，腳步極其緩慢的移動着。今天出門早，早到愛羅先珂君處也要等待，所以走得特別的慢。

然而事實並不這樣，這極長極長的路，卻不知不覺地一會兒就走完了。

愛羅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樣，赤着腳躺在牀上和一個朋友談話。他熱烈地握着我的手，問我爲什麼來得這樣早，我說我的靈魂還要早呢，牠昨夜已到了西山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將我的手緊緊的捻了一捻。

我們三人吃了一點餅乾，談了一會，就陸續來了幾位朋友。要動身時湊巧又來了一個日本的記者，談論許久，說是愛羅先珂君將離開中國，要照一個相。照相後，我們方纔動身。去的人一起十二個，除愛羅先珂君外，其中有一個日本人，一個臺灣人，三個中國人，其餘都是朝鮮人；我們隨身帶去一點橘子，糕餅等物。

出了西直門，我們分兩路走。坐洋車的往大路，騎驢子的往小路。我和愛羅先珂君都喜歡騎驢子。

那時正是植樹節，又逢晴天，我們曲曲折折的在田間小路上走，享受不盡春日的野景。有些人唱着日本歌，有些人唱着世界語歌，有些人唱着中國歌。我的驢子比誰的都快，只要我「得而……」一喝，拉緊韁繩，牠就飛也似的往前疾馳。只是別的驢子多不肯跟着上來，牠們都走得很慢，使我累次不耐煩的在前面等。有一次我的驢子在路旁等

牠們，讓牠們往前走，不知怎的，忽然那些驢子都疾馳起來。我很奇怪，將自己的驢子跟在別一匹驢子後一試，也多是这样。後來我仔細一看，原來我的驢子要咬別的驢子的屁股，別的怕了起來，所以疾馳了。於是我發明了一種方法，等大家鞭不快驢子時，我就挽轉韁繩跑了回去，跟在後面。這樣一來，大家就走得快了。

「爲什麼牠們不怕鞭子，只怕你呀？」愛羅先珂君驚異的問我。

「因爲我的驢子是雄的，……」我回答說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西山原不很遠，我們出城門時早已望見，但是彷彿有誰妒忌我們似的，任我們如何走得快，他只是將西山暗暗的往遠處移去。我很燥急，愛羅先珂君也時時間我遠近。確實的里數我不知道，我便問驢夫。

離山不遠時，路上的石子漸漸多了起來，最後便滿路上都是。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蓋着，高高低低，不會砌入泥中，與普通的石子路完全不同。驢子的腳踏下去，石子就往四面移動。在這一條路上，真是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，我的驢子雖有「千

里之材」，也不能在這裏施展，一不小心，就是顛蹶。大家只好歎一口氣，無可奈何的慢慢兒走。驢蹄落在石子上，發出軋軋的聲音。我覺得我是坐在駱駝上。

這時離山已很近，山上青蒼的叢林，孤野的茅亭，黃色的寺院，以及山腳下的屋子都漸漸在我們眼前清楚起來。喜悅從我的心底湧了上來，我時時喊着「到了！到了！」愛羅先珂君的眉毛飛舞着，他似乎比我還喜歡。大家望着山景，手指着東，指着西，談那風景。

我彷彿得了勝利似的，在他們的前面走。

忽然，一陣低低的嗚咽聲激動了我的耳鼓。我朝前一看，有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坐在路的右邊哭泣。她的頭髮蓬亂，臉色又黑又黃，消瘦得很，約莫四十餘歲。她坐在路外斜地上，下面是一條一丈許深的乾了的溝。她拉着草坐着，似要倒下去的一般。哭泣聲很低微，無力似的低微。

「游覽的地方，都有這種乞丐，」我略略一想，就昂着頭過去了。

「先生！先生！」愛羅先珂君在後面喝了起來。

我仍然往前走，只回過頭來問他什麼。

「什麼人在路旁哭呀！王先生？」他說着已經走過了那婦人的面前。

「是一個婦人，」我說。

「她爲什麼哭着？什麼樣的人呢？」

「或許是要錢罷，窮人。」我說着仍昂然的往前走。

愛羅先珂君是在我後面的第四個人，他的前面是一個朝鮮人。他用日本話問那朝鮮人，朝鮮人也用日本話回答他，似乎在將那婦人的模樣描寫給他聽。

「王先生！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呀？」愛羅先珂君忿然的問我。這時離那婦人已經很遠了。

我沒有回答。我覺得這沒有問的必要。在游覽的地方，我曾看見過許多沒有手和腳的乞丐，他們都是用這種方法討錢的。

「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呢，王先生？你爲什麼不給她一點錢呢？」愛羅先珂君連接的問我。

乞丐不來扯我的驢子，我卻下去問她？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車子跟了來，我總是搖一搖頭。多跟了一程，我就圓睜着眼，暴怒似的大聲的說：「沒有！」向來不肯說「滾！」

這已是很慈悲的了，今天卻要我下去問她？——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話回答愛羅先珂君。

我一摸口袋，袋中有六七元的銅子票。愛羅先珂君出來時共帶了十二三元，在路上都換了銅子票，一半交給了坐車去的，一半交給了我，我這時想依從愛羅先珂君的意思回轉去給她一點錢，但回頭一看，已距離得很遠，便仍望前走了。

愛羅先珂君知道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，很忿怒的在後面和朝鮮的朋友談着。

我聽見那忿怒的聲音，漸漸不安起來。我知道自己錯了。

到了山腳下，我們都下了驢子。我握着愛羅先珂君的右手，那位朝鮮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，在寬闊的山路上走。

「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她呢，王先生？」他依然忿怒的問我，皺了眉毛。

我渾身不安起來，臉上火一般的發燒，依然沒有話可以回答，只低下了頭。

「在我們俄國，或日本，」他忿怒着繼續說：「誰一見這種不幸的人時，誰就將她扶了回去。在這裏，你卻經過她面前時，如對待一隻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！……」

狗，我纔是一隻狗！我從良心裏看見了我所做的事情，我承認他所說的是對的，我纔是一隻狗！我恨不得立刻鑽入地下！……

「這就是你們中國！這就是你們中國人！——所以我不愛你們中國！」他越忿怒的說。

我如落在油鍋中，沸滾的油煎着我。我羞恥，我恨不得立刻死了！……

西山有如何的好玩，我不知道。在山間，我們會喝過溪水，但是在水中，我照見了我自己是一隻狗；在巖石上我曾躺了一會，但是我覺得我那種躺着的樣子與別的狗完全一樣。在山上吃蛋時，我會和愛羅先珂君敲尖，賭過勝負，在半山裏，我們會猜過石子；但是我同時都覺得不配和他，和其餘的玩耍。

的確，我經過她面前時，我是如對待一隻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！

我時時刻刻覺得我自己是一隻狗，是一隻真的狗！我覺得不配握愛羅先珂君的手，不配握一切的人的手！我羞恥，我無面目！……

在夜間，我是夜夜有夢；白天，我覺得也是一樣的繼續不斷的做着夢。這夢似乎很長很慢，永沒有完結的一般，但同時又覺得很短很快，立刻就會完結的一般。和愛羅先珂君遊西山去的時候，正是植樹節，一轉瞬間現在又將到植樹節了。愛羅先珂君離開北

京是在去年植樹節後不久的某一晚間，那時大雨正傾盆的下着。在這一年中我曾發了好幾次的誓，再不做這樣無恥的事了，但是現在還是時常的犯罪，而且沒有人責備我，愛我的愛羅先珂君不在這裏了。

晚間的大雨常在這裏傾盆的下着，愛羅先珂君還不回來，莫非我永遠要在這裏做狗了嗎？

## 秋雨的訴苦

「啊，秋雨哭了，秋雨大哭了！有什麼悲哀在你的心中嗎？有什麼痛苦在你的靈魂裏嗎？告訴我，親愛的，你有了什麼事情了？」聽見了秋雨的淅瀝淅瀝的悲傷的哭泣，我在牀上朦朧地問。

「我原是在高大的天上飄游着的，我原是在廣闊的天上飄游着的，」秋雨用顫動的聲音憂鬱的回答說，「那裏有許多爲我所愛的朋友，那裏有許多我所愛的朋友，他們的心繫住了我的心，我的心混和了他們的心。我們由來的地方各不相同，但我們卻和戀人般的共同生活着。我們的中間向來沒有發生過什麼爭鬭，也沒有誰知道爭鬭是什麼。用堅強的臂膀，我們互相擁抱着，用熱烈的嘴唇，我們互相親吻着。我們的父親，統治着天國的，是自由，他永不會阻礙過我們，我們要到那裏去，就到那裏去。我們的母親，養育我們的，是美，她每天每分鐘給我們穿著各色的衣衫……那時在我的心中的滿是歡樂，在我的靈魂裏的毫無痛苦……」